

# 清华缘一甲子

○夏宝兴（1960工物）

2016年4月12日，我80岁生日的前一天，在清华离退休处多功能厅，与20位老师一起，被授予2015年度清华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光荣称号。当晚，我躺在床上，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却是辗转反侧，思绪万千。

我出生于1936年，转瞬间80周年已过；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今年正好是入学一甲子。斗转星移，在清华60年，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成为了白发苍

苍的老人。60年间，亲历了国家、学校的沧桑巨变，自己学习、工作、生活，不管如何变动，只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党的需要，就是我最好的志愿”。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这是最起码的天经地义的觉悟。60年中，在事业上我没有什么建树成就可谈，但还称得上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堂堂正正做人。我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无愧于清华人。

## 服从需要 进清华

我中学就读于翠微山下的北京市第九中学，高考之前，几位学友立志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但就在这期间，学校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清华大学的一位教师。经过个别谈话和了解后，挑选了我们6位同学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因工程物理专业是新建的专业，设在机械系，所以，填入学志愿时填写的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与工程系”。我有幸成为最后被录取的三人之一。1956年8月22日，我从平安里被清华校车接进“红色工程



1956年大一时跟同班同学在大礼堂前。后左1为夏宝兴学长

师的摇篮”，成为一名“清华人”。

### 进工物系 当辅导员

美丽的清华园，是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如诗如画而又紧张新鲜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校园、新的班级、陌生的学友，一切都充满着新奇。听不太懂的南方话，没有棉被、棉衣，第一次见到下雪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谁也不甘心落后，都憋足了劲力争上游。当时，学习非常紧张，每天除去夜晚回宿舍睡觉外，教室、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成为生活的全部。同时，校园很大，上课地点除中心区外，还有化学馆，甚至跨过铁路线的焊接馆。如果上一堂课老师压堂，或是铁路线上有火车通过，不迟到就必须小跑才行。星期日也很少休息，我家在北京，也只是寒暑假才回家看看。但是，国际风云变幻，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反修防修”、“红专辩论”等等，出现了一个政治至上的年代。乃至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抓自己的学业。我也随波逐流，大量时间参加运动和社会工作，从班生活干事、班长到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再当政治辅导员，并于1958年12月27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 服从需要 当政治教师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大，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记得有一次参加在工物馆的小会，系主任何东昌说过，中苏关系破裂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美国对中国实行战

争与“和平演变”的两手策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特别提出“和平演变”中国第一代第二代是没有可能了，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整风反右影响之下政治教师队伍大换血。所以，学校从本校学生中抽调一批人担任政治教师。1960年6月6日，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根据工作需要，抽调我提前工作当政治教师。作为刚刚入党的我，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是，由于我大四尚未学完，特别是我只学了中国革命史一门政治课，因此提出请求去人大或是北大进修一段时间。领导只是说，先干起来吧，“要在战斗中成长”。就这样，谈话第二天，我就到图书馆一层中国革命史教研组正式上班了。从此，我也就从学生变成了教师；从立志奉献原子能事业的追梦人，成为了与帝国主义争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政治教师。

### 排除干扰 去完成任务

参加工作后，我必须克服困难，才能度过难关。一曰，个人基础太差，大四未学完，只学过一年中国革命史。二曰，生活工作条件差，三年困难时期，年纪轻，粮食少，副食差。工资低长期不升，16年多拿56元。三曰，活动太多，除一个个运动外，还要下乡下厂劳动、考察调研、“五反”“四清”，去密云“四清”就用了16个月的时间，去江西鲤鱼洲劳动又是一年多。四曰，“文化大革命”，批来批去，斗来斗去。国家、学校的损失不说，只讲我个人物质上，放在武斗据点三号楼的全部书籍、教材、被褥等，在清华200#的被褥等，全部丢失。思想和精神上的打

击更是永世难忘。由于对教育界“两个估计”、对17年清华大多数党员“入党动机不纯”、对个别军、工宣队员的霸道作风不服，我被戴上“‘右倾翻案思潮’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三个代表人物之一”的帽子，被点名批判，不能参加党员会议。尤其最难过的也是终生难忘的，竟然调动几十个同学，在办公室和宿舍里轮番对我做“说服工作”。五曰，曾患有阑尾炎、疝气、前列腺癌等疾病，三次住院开刀。

### 教书育人 耕耘结硕果

最初的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是从各院系调出的四十几位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担任，主讲教师由蒋校长、刘冰等担任。我先后在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给胡健、李恩元、董新保几位主讲教师辅导。

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虽然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但是，作为高等学校中政治思想教育主阵地和主渠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却面临着种种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如只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及某些原殖民地小国或地区的发展，而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巨大成就，从而怀疑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甚至认为“侵略有功”和“应当补资本主义的课”等观点“有理”。一些学生对于个人的学习、生活、应走什么道路产生了困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政治课教师也产生了不少误解，认为政治理论课“为当权者歌功颂德，为胜利者树碑立传”，“枯燥无味、无趣无用”。说什么你可以用点名考勤、考试扣分“逼迫”我



2016年5月6日，人文学院历史系教师和校友聚会。前排左起：金丽华、刘桂生、赵时雨、许克清、张慕萍，后排左起：蔡乐苏、鲍振芬、王凤生、朱育和、高敦复、郑小筠、夏宝兴、杨洪波

走进课堂；但我却坚持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都不理”“考不考由你，信不信由我”的信条对付你。这都是学生在总结时的原话，是他们的真实思想。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面对一批批将要承担起振兴中华重任的同学们，面对这一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作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师，一方面，必须要有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责任心、使命感，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更新内容，改进方法；另一方面，教书育人，言传身教，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只有教师自己是非分明、立场坚定，讲课时才能爱憎分明、理直气壮，才能以真心、诚心、热心、爱心，对同学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在教学中自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史论结合，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方针，收到良好效果。正如一位同学所说：“老师那饱满的革命激情，对党的领导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赤诚，深深地打动了，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我们大家。我看到老师是那么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又是那么入木三分地剖析历史事件的内涵，那么毫不讳言地揭露种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又是那么坦诚地和同学们交流思想。身教重于言教，老师为人师表，我们上课，不仅学老师所讲的知识，也学老师的做人”。据统计1979—1996年，我共授课178个教学班，听课达5300多人。先后获得清华大学教学改革成果奖二等奖三次、一等奖一次，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全国高校百名“两课”优秀教师奖。还被评为清华大

学先进工作者（1990年）、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等。

### 退休之后 发挥余热

1997年9月退休后，我继续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直到2008年2月。后来，还作为人文学院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教师代表，学院党委的组织委员，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成员，学校老年互助社志愿者等，在身患重病并照顾久病妻子的情况下，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此，我获得了清华大学“离退休工作先进个人”、清华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

### 读者·编者

编辑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帮助，惠赠的48册校友刊物和3枚光盘均已收到，我将把其中的绝大部分转赠给一所历年有多名学生考入清华的重点高中，让这些将来的“准清华人”，通过这些校友刊物，提前感受清华独有的文化和精神，从而激励更多的学生勇敢迎战高考，圆梦清华。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您和校友总会，你们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扎实、严谨、周到，很好地践行了咱们的清华精神，小中见大，让我特别感动，谨向您和校友总会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由衷地祝愿清华母校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江西南昌 熊庆元（1974动力）